

我去过一些名山，归来谈感受，三个字：不喜欢！

名山的好，用不着我吹。名山的不好，可能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吹胡子瞪眼。我不归纳，我只说我的感受。

名山如名人，仰慕者众，慕名而往者多如潮涌。本为了游山却成了朝山。譬如游华山，一般是黑夜登山，白天看山兼看日出。黄昏，检票口放行，就像水坝泄洪，人流如潮涌。置身其中，我的直接感受是人行像游行，走路像赶集。天黑下去，人蜂拥而上，你推我挤，都很急，又都小心翼翼，唯恐脚下有个闪失。有人感叹：不像是登山，像是人和人较劲来了。头上是人，脚底下还是人，眼里只有人头攒动，耳里只闻人嘴呼哧，心里也就只存一个念头：“快到了吧！”每个人都在喘气，想停下来身不由己，也没有歇脚的地儿，这不是挣命么？没有月的夜晚，四周黑乎乎的，山是什么模样，不知，也无心知，因为心里头已没有山了，甚至已没有心了，只剩躯体，正受着群体惯性的吸引和驱使。这样登山，固然是一种精神，可乐趣呢？

几乎所有的名山都有了缆车。缆车，实际上就是“懒车”，懒人坐的车。人是唯一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，也是最会享受的动物，人在能跑能走的时候，偏以不走为享受。既然有缆车，就懒得动两只脚了；既然缆车可以直达，走路就等同走冤枉路。悬空而行，谈笑间，名山就在眼底了。缆车就像传输带，人就像煤炭，源源不断地被输送

不喜欢名山

□孔明

到山上去。名山是载人的船，超载能多挣钱；名山是买卖的市，拥挤才赚人气嘛！名山必有庙，庙必是名刹。庙里应当清静，却比庙外还要热闹。求签的、算卦的、磕头的、烧香的、闲逛的，把香火、人气烘得旺旺的。我没有修行，跳不出三界，却能跳出名刹，忍不住就替佛熬煎；这人山人海的，都有求必应吗？就算佛心广大，佛也愿意受人驱使，可忙得过来吗？

我游某名山扫兴而归，下山路上常遇见上山的游客，问：“山上有什么？”也只是问而已，人家未必需要回答，也实在不好回答，我就笑一笑。山上可以说一无所有，也可以说应有尽有。人心不同，所求者异，感觉就大相径庭了。说把集市搬上了山，不能说夸张，说山上变成游乐场了，也不能说是污蔑。山上到处是亭台楼阁，红漆的仿木柱樑，显得古香古色。走进，不是茶馆、酒馆，就是商馆、宾馆。几乎所有的好地儿都被摊贩占领着，几乎所有的好景致都被营业照相的所把持着。三教九流，各显身手。有卖东西的就有买东西的，有偷钱的就有丢钱的，稍

微松懈警惕，就可能步入陷阱，已被坑蒙拐骗了，犹蒙在鼓里沾沾自喜。

去一座名山，看什么？这名山名在哪儿？名气越大，越要追问。名山之所以成名，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。偶然性莫问，必然性离不开“人文”两字。开发名山，不是修个缆车，把尽可能多的游客送到山上去，名山的价值就体现了；也不是把路全硬化，让游人想上哪儿上哪儿，名山的魅力就显现了。名山的古迹再破败，也是古迹，何必要修复如旧呢？如旧就真吗？名山的自然之美本身就有人文的记忆，何必要再造新景呢？造景是景吗？屈指数来，国内有多少名山还名副其实呢？一些所谓名山已只剩下躯壳了，甚至只剩下一片纸所承载的门票、标签了。正在流行一种不争的现象：凡是拥有名山的地方，都把名山当成了“母鸡”，想的是如何包装，让母鸡更有吸引力；想的是如何催生，让母鸡多下蛋，多解些能下蛋的小母鸡。无限制地扩张，想当然地开发，没有底线地包装，使名山越来越不像名山，倒像名山秀了；名山名在名胜，名胜却被偷梁换柱，弄得不像名胜，倒像名胜复

制品了；名山名在名木，名木死了却再造一棵名木，使名木寿终正寝了犹自欺世盗名；名山名在名人，名人却被塑造的各路神仙挤兑得没有立身之所，只能备受冷落了。本来传说就是传说，偏要穿凿附会，弄得煞有介事似的；本来没有传说，偏要杜撰一些故事，比传说还离谱；本来没有庙宇，偏要画地为宇，塑几个土木、水泥的神像，再请几个半路上出家的光头；本来没有鬼神，偏要让鬼神附体，到处乌烟瘴气；本来神话故事多是小说家言，偏要拉郎配，让神话和一棵树、一壁崖、一尊石、一座峰结婚，这是哄人还是哄鬼？游人多半不是少年儿童，名山却多半像小人书，糊弄人都懒得三思而后行了。

当然了，名山也委屈。既为名山，便不免为名所累。国人有一癖，喜欢扎堆、跟风、凑热闹。名人有粉丝，名山也有粉丝。对名山，是爱你没商量，即使谈不上爱，仍要趋之若鹜。似乎是不去名山走一回，就不是出游，就枉在了人世；似乎是不和名山照张相，就不能证明张三李四王麻子曾经“到此一游”。故此，多半的人只要出游，不假思索就直奔名山。就是个游，为游而游。不要问感受，问也白问，因为他们的回答已经刻在名山的某个廊柱上了，所刻的就是那四个字：“到此一游”。当然，少不得前面加上刻者的尊姓大名。

既然名山如名人，身不由己，见不得，还躲不得？不如就敬而远之，不能让名山清静，至少让自己

笔走龙蛇

春的深远

□李新全

推开轩窗，和煦的阳光与清风扑面而来。远看白云翻卷，近看草木绿遍山川。任风拂过心海，任花划落思念，不变的是内心的豁达与坦然。不问世事纷扰，不被俗事缠身，阳光正好，身心还澎湃，乘岁月静好，手握一本书卷，在文海之中悠然往来，不想纷扰，不管夙愿，为自己的人生谱一曲动人的天籁。

每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的色调，春是写在岁月诗行的娇艳，极致绽放生命的神丰，渲染着一份安静，飞翔着一份欣喜。任光阴深远，没有哪段时光会如春这般张扬妖艳。我喜欢春的繁花与朝气，一个人在四季中辗转，走过春的繁花似锦，夏的勃勃生机，秋的果实累累，冬的洁白无垠，在岁月的洗礼中，终于学会了藏起锋芒，多一份包容和珍惜，淡看人生的安然和旷远。

尘世繁杂，总是需要一份安静，唯有保持内心的清醒，才能让人生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稳。一朵花落、一片叶黄，风过雨落、春暖花开、蜂舞蝶恋，平凡的生活中总是给人无限的美好遐想，也总让人心潮澎湃，生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轻狂。就像故人说过的一段话：步过春光，醉老西窗，才知人间已荒。若尘缘未灭，他日得见，再煮雪烹茶，饮旧时光风……

与丽江的美丽邂逅

□宋晨歌

终于在那个冬天，我来到了一直期待的地方——古城丽江，古色古香的小城、热情淳朴的丽江人，都让我难以忘怀……至今仍仍向往丽江的惬意生活。

虽然游客很多，但不妨碍欣赏它安静、极致的美丽。清晨，沿着丽江古城的青石板路蹒跚独行，尽管身边喧嚣熙攘，但当听着脚板与青石的触碰声时，心中无比安宁，想一辈子住在这里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更像是远古的生存方式，哪怕艰苦，哪怕没有灯红酒绿的繁华，然而只要能与这石板路、青石桥、清澈流水为伴，天天微风拂面，柳丝飞动眼前，就已经无憾。穿过一条水晶般清澈见底的小河，清新的空气中夹杂着水草的清香，碧绿的水草长长的，牵住了小河，小河没有结冰，而是微微泛着碧波，闪烁出整个城镇的倒影，比实景还要好看。

河边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架起来的，透着浓浓的 natural 味道，没有一丝一毫现代钢筋水泥的气息。用粗大的木头架起来的房子，一栋连着一栋，木头上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似乎见证了古城的沧桑。途经无数小店，里面的东西价廉精致，爱不释手。早已没有乱买的冲动，却想要购下这许多的东西，哪怕带回去亦是无用。再往里走，一栋尖顶小木屋出现在我眼前，显得格外别致、格外突出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制作纪念小挂件的小商铺。这家铺子里面的小挂件可和别的小挂件不一样，挂件正面可以刻自己的名字，而反面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——东巴文字。这么罕见的文字，我可一定要买一条留作纪念。

繁星点点下的丽江古城灯火通明。古城中游人如织，在宽阔的大理石路上挤得水泄不通，大人们脖子上挂着照相机，身上穿着带有民族特色的衣服，手上提着大包小包；孩子们更是高兴，嘴里吃着糖，头上戴着帽子，手里拿着风铃，跟在大人的后面不吵也不闹。小店里的生意当然更是红火，店主们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了。最热闹的地方要数洋人街了，街道两旁一个挨着一个的酒吧，人们逛街累了，就到那里坐一坐，喝酒唱歌，别有一番乐趣。有些外国人甚至在石板街上跳起了街舞，人们你说我笑好不热闹。比起洋人街来，小巷确实要清静得多，也别有一番古雅、幽静之感。

丽江古城，一次美丽的邂逅，它的清新淡雅，它的幽静自然，它的文化内涵，在我心中久久难以忘怀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它！多希望能有机会再次来到这里，领略它一年四季不一样的风景和美丽。

展痕处处

一秒钟和一辈子

□黄义

霾
总有散的时候
因为有风还有雨
缘分也如这天空
来不及
思念 牵挂
却到分手的时候

痛也是一种享受
如雨
落下来
没成为泥土
却成了诗

情
也许一秒钟就离开
却要用一辈子忘记
但是
人还得有梦
因梦
才变得坚强
人还得有爱
失去了
就会孤独

心
也更需栖息的地方
否则
就会永远流浪



醉美桃溪

□刘燕

有着中国最美乡村之称的安康市平利县，无处不景。桃花溪，据说是又一处九寨。150余名陕西工人报通讯员采风团，走进女媧故里，兴致勃勃入谷探秘，一睹桃花溪秘境。

漫游溪谷内，步移景异，呈现眼前的是一幅水墨丹青的清凉图画，著名作家贾平凹题写的“桃花溪”巨幅牌匾与四面青山层叠相应，宛如翠屏。潺潺流水，清澈明净；古木苍荫，攀藤附葛；怪石嶙峋，形态各异；奇花异草，野趣丛生。一条蜿蜒栈道，迂回在溪流涧滩上，曲径通幽延伸在山水重复，静水流深……满眼皆绿的丘岗，山、水、林、石相互交融，俨然是一个天然动植物资源“基因库”，犹如远古神话浸润的积淀，风光秀丽独特。游走在绿荫密布的青石板上，昂首所见晴空万里，低头所看波光粼粼，给人一种“人在水中走，水在画中游”之感。这里，不仅可以尽赏“风于林中动，虫在石间鸣，山出叠翠色，甘泉润琴声”的美景，还可以体验自然之幽绝奇险，感受谷中的野趣盎然。引人入胜去寻觅梦中的山地故事和闲适恬静的桃源人家。

桃花溪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根植民间。相传故事发生在宋元年间，柳生为一方百姓安宁，挺身而出，力斗邪恶，桃花克难追尋，为之感动天地，逢凶化吉。有仙官传旨：桃花柳生，凡姻仙缘，天作之合，王母恩准，并授予桃花为桃花仙子，执管岔溪泉水；柳生授予种桃仙官，护育八百年成熟的蟠桃，并在花前月下赐予“凤巢、巢巢”，花好月圆，相伴永远。从此以后，两人隐居山林，灵附凤凰，形影不离，育桃护泉，执守天命。打那时起，美丽的山地故事，让人们从此唤出了“桃花溪”之名。

阳光明媚的周日，古城十字路口街道人群熙攘，热闹非凡，多彩的广告旗迎风招展，充满激情的商业用语扑面而来，又一家特大果品超市开业迎宾。

盛唐百果鲜超市日人流量达七八万人次之多，是十字路口街道五家果品店中的佼佼者。四五百平米经营场地的货架上摆满百余种水果，仅菠萝就有广西、广东、海南、台湾和巴西产。果香扑鼻，甘甜浸肺，吸引南来北往的购买者。

每每看到菠萝就会勾起一段记忆。4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，结束市委党校两年多的中青年干部的培训，按照教学计划，赴沿江沿海地区调研城市建设与管理。城市自选，自行结合。每组分有一名班干部参加。我领队的九男五女多为“北方旱鸭”或“井底之蛙”。出行路线首站重庆，最后由深圳返回，一路前行少见怪异，见啥买啥，人人大袋小兜装满。涪陵榨菜是重庆的名片，有中国榨菜之美誉，尽管是榨菜，产于千里之外，在那不兴物流的岁月里是可望不可及的。重庆街头比比皆是——一斤左右小土陶瓷罐装的涪陵榨菜，价格低廉，经济实惠，大伙儿竞相购买，据统计，人均3罐。元是大户人家，一下子就买了10罐，还分别写上亲朋好友的名字。多数人只顾抢购，忽略了转乘火车、汽车、轮渡。千里行，土陶罐难免不被碰撞，结果一路前行，一路颠簸，榨菜罐子一路破裂，一路割爱扔掉……

每次看到弥勒佛的大肚子，我就会想起家里的瓦坛。

这种大肚子的瓦坛，父亲说家里原先有两个，一个用来盛面粉，一个用来装水。装水的那个瓦坛在我小时候玩耍时被我砸烂了，但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做过那种坏事。问了母亲，才知道是真的。刚学会走路那会儿，装水的坛子是放在厨房地上的。对于一个无知的幼儿，看到啥都稀奇，手里拿着一小块砖头，趴在坛子边玩，手中的砖头还不停地敲打着瓦坛。坛子终于烂了，我也被水冲倒在地上。打那以后，家里只剩下装面粉的坛子了。

这种坛子，在我上中学时见过不少，不管是大的还是小一点的，颜色都一样，不曾有别的色。坛子的颜色跟房上的瓦片相似，于是人们就喜欢称之为“瓦坛”。

这种瓦蓝的坛子，在我年幼的时候，几乎家家都有，只因它是土烧制的，不结实，很容易碰烂，能存留下来的甚少。现如今，在一些乡村里偶尔还能见到。

多数的瓦坛都是素面，但我家的瓦坛却与别人家的有点不同。大肚上凹刻着两株兰草叶子的图案，多了这几片细长条的叶子，瓦坛失去了土气，有了一丝灵动。入口处伸展出一指高的檐，坛口用凸起的麦穗图案堆积了一圈，看上去多了几分秀气。搬动时需双手托住坛的底部，小心翼翼

好在大伙儿都是明白人，吃一堑长一智。达成的共识是沿途不再买东西，购物地选在最后返回的城市。20多天完成了南方6座城市的学习、考察与调研任务。购买返回礼物时，大伙儿不约而同选择了菠萝，意为此行收获了丰厚、甜蜜的硕果。每人限购5个，集体采买统一包装。

遗憾的是那时深圳不通飞机，没有高铁，也没有直达古城的特快专列，只好到广州火车站另行排队换乘普快火车。人

菠萝记

□王正华

满为患的车厢凝结的空气逐渐升温，频频上下的男女和不断需要翻腾挤压的行李，使“加温”催熟的菠萝受伤、变软，接着渐渐腐烂。

傍晚，疲惫的列车终于到了目的地。站熟、房熟、通道熟，颇具地域腔调的站台拉车叫卖声，高高低低、长长短短，瞬间有了家的温馨。车头似顽皮的孩童，一声长鸣跑得无踪无影。元、建、民和祥几个强壮的同学，麻利地从行李架上卸下一袋袋装满菠萝的网状口袋，

瓦坛

□阎保成

翼，一旦寻了合适的地方放好，轻易是不移动的。瓦坛的外观没啥好看的，如果用心揣摩，便能看出其中奥秘。颜色虽然和房上的瓦相似，但其表面要比瓦光滑细腻得多。不论坛子大小，高度和直径均为一比一。这种尺寸，搭配合理，实现了它最大的容积，这是制陶人聪明才智的结晶。

为了怕我再打烂家中仅有的一个坛子，父亲就把它放在高处，不让我碰。这个坛子里存放着一家人一个月食用的面粉。面粉完全可以存放在别的容器里，但没有人愿意去做。那个年代，小麦粉很紧缺，每个月省下一些，春节的时候就能蒸些白面馒头吃。把面粉存放在坛子里，还有一个奇特的功效，那就是夏天不会生虫。为何坛子里的面粉不生虫？父亲说坛子是土烧制成的，透气性好，夏天坛子里面凉爽，不给生虫创造条件。对父亲的这种解释无法考证，是否具有科学性，也不得而知。

父亲说瓦坛里一旦装进了粮食，就有了灵性。每次过年贴春联，父亲就用毛笔

在红纸上写下“粮食满仓”歪歪扭扭四个字，然后涂上浆糊贴在瓦坛的大肚子上，希望一年粮食充沛和吉祥。父亲最忌讳的是过年从初一到初五这几天丢失筷子，他说，丢失一双筷子，瓦坛里就会少一升面粉。所以，从大年初一早上开始，每次吃过饭，他都要如数对筷子进行检查。我不信这些怪事，于是吃饭前先去了坛子里的面粉，饭后，偷偷把筷子塞进火炉里烧了，再拿来一双筷子充数，然后悄悄去看瓦坛里面的面粉是否像父亲说的那样会少，结果和吃饭前看到的一样，还是那么多。父亲的这种理论虽不具备科学性，但有一种美好的思想存于老一辈人的心中，正是这种古老传统的东西才使得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得以传承下去。

陶器兴盛于汉代，主要用于存储粮食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陶器逐渐被瓷器取代。陶远不及瓷结实耐用，稍不留心，陶器就会破碎。轻轻敲击陶器和瓷器，两者发出的声响迥然不同，前者声如击木，无铿锵之音，后者有磬之浑厚，玉之清脆。两千多年